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能 儉孺表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

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

治平之始。於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
武。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
所先後。卽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
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
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
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
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
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

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旣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可見知所先後。卽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

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者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卽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

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

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卽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旣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溼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旣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

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巳而及諸民。又不巳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后。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未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后言。議而后動。擬議以將歲乎。

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卽接着定而后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聽念、憶念、恐懼、憂患、好樂而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
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卽
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爲用人者。用乎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
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
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

章以爲脩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法。芳自幼學卽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

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
問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
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
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
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
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
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習而爲
知。以所自能者。而爲能。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

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向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

王脩已率人的進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爲脩已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克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爲太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

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此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故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玉而不謬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真下。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然。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舍知

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有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

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于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况父子兄弟。其倫固不類。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

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依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子曰、舉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

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後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論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爲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三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

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曷爲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

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卽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礙。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搖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回心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如

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
問古之欲明明於天下者，可卽是至善否？羅子曰：此
古者之有所指，卽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
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此卽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
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爲萬世之格。而萬

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胷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

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如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則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

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會師弟信好。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憾芥之。或遺。爲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爲本爲末。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卽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

所以能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爲然。而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爲天下無間道。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注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爲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融乎千萬人爲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爲一。

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
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
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
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
者已正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規
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
格。又寧非孔會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証今講

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卽格之靈曉處。格卽知之條理處。卽二說以詰問者。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堯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生似考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象。

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
心遠取諸物。雖凡蕪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
亦所必采。而况聖經賢傳。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
不悉心點簡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
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爲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
子曰。致良知則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
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
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

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卽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

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卽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卽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脩。蓋誠正脩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

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益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卽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

忘者，卽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卽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

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出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柰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寧

得夫既有所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此乃白。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殼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卽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卽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若以齊治平亦卽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齊治平，明

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
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甫
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言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
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卽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終擴克不去。守規矩而爲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

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爲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爲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一貫編大學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九庸體自然。
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
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
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

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克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蒞。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脩而化育彰。一可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

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
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
能卽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
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
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
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
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
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
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

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
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
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絕形
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謂爲至聖之道。其德謂
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
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
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
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
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

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
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
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
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
之以溫溫則絲罍方燗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
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
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
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
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

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闡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卽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柰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

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卽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卽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卽無聲臭而聞。

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脩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

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脩道之端。而脩道一句。似卒乎天命。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脩。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

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

謂人之性卽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翳。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眇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卽隱而見微而顯。恐愚驚禪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

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
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
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
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
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
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
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
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

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縷縷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窶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

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棟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卽是天命。則

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

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
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
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
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
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
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
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
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
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

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

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恃且難也哉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

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况細觀。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

多安能卽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
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
惧。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
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
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
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
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得箇說有
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予常當

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尔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日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

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悉。而太和在我。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
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
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以喜怒爲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
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
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
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

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五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

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爲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謂樂。相安相忘斯斯，謂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造化育而與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
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說，正欲恢擴吾心。

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爲大。和
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
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
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
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
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
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
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
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

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也。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皆中其節然大吉則於怒居多蓋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

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究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爾旣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卽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

些惧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卽此便是戒愼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忌憚。亦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繫言亦可分言繫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

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
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
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
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
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
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
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
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師。教。
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

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聞。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會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

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
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
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
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
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
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
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
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

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與。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卽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有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

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克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克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

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日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此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

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
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溥淵
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溥如天。淵泉如淵。夫時
中卽是時出。時時中出。卽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
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日晷之下。而
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
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用不了。階古聖
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
以係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

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曾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混。或妄第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敬則卒至於索然。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

用顯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
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
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
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今以
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
而違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
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己。竊謂 人一綫道脉。最是
無多。而三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時吸盛衰大
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卽此費而隱。隱而費。若令

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
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焉

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領純
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執
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
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
淒楚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田衷惟至仁長者其
共憐之憐之

昨聞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爲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日說民之所

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
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
己。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
門路一尋。卽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
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
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
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
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
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

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
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
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
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
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
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
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
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
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

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卽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茫蕩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于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

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惱。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略世故。揔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

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絕無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

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員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大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卽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

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況後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卽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卽是他，他卽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

刺是則日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摠是舊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况於其他乎。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予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之間。這等反諸身心。便自茫然。曰。予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

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

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

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

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習

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

子當應答之時，手便盍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

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曰子於拱立

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出得習

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進，足

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今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仃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屈。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裁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

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載。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裁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教。而子也。去見佛。胎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入於善而

後已。更不知二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弃物。聖人無弃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叶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

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卽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武之政。

人資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卽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

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卽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人信得過。是以縱云學問亦如連泉而無其源，如樹而無其根，徒勞心方而終難望其流通克長而已。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卽能知好。好處卽是學處。學處卽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甘自安。卽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益加

羞耻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耻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

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也。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願聞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克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

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克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卽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已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

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勗諸。

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子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卽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

儀卽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
克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
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卽此便是聖人至道。
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
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
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至
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
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
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

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致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

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蚤。奈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每多歇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不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簡。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曰。此語於性學。雖非

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爲言卽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卽是第一尊德性處也。蓋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皇奔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

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簡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柰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之學。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乎今。予間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詆爲猖狂失據。如子

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專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麓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知思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已今于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叅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

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賾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慮情戀舊。卽謂之白日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了。

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己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真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真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

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博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博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覓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祛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予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道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
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
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卽如喜怒哀樂各各
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
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
己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
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

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

比量濶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河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裏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卽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卽海岳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卽本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

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俟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卽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

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大和網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
然之能以爲能。怡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江淪於日
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
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
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而
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
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
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干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
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

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燖爾未抽而融液無緒也

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不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許多層工夫也。

一貫編中庸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甲

長松館藏板